



千根断指复活记

□本报记者 邹倜然 本报通讯员 周建巨

■人物点击

安吉,这座地处浙江西北部的小县城,层峦叠嶂,翠竹绵延。

丰富的自然资源,催生了安吉繁荣的经济。数以万计的人,从各地赶来这里,寻找财富与机会。然而与此同时,工伤,尤其是断肢工伤,让这座小城有着难以言说的痛。

朱玉成,安吉县总工会主席。他带领着工会,探索出了“先治疗后付钱”的工伤救治“绿色通道”,使上千工伤职工得到了及时救治,将损失降为最低。在他的倡导下,越来越多的企业工会主席掌握了急救知识,加入到减少工伤残疾悲剧的行动中。

为职工做点实在事

眼前的朱玉成,虎背熊腰,浓眉大眼,回忆“绿色通道”未建立前安吉职工的工伤情况,他的眉头紧紧锁在了一起。

“安吉由于它的自然条件,竹产业特别集中,矿山、水泥、耐火、机械、纺织等高危作业企业较多,因此,职工发生手指、手臂被机器切断的工伤事故比较多。”朱玉成说道。

医疗费预交问题,影响着工伤职工的及时救治,动辄几千几万元的预付医疗费,对打工者来说存在困难;企业想支付医疗费,又担心事后收不回钱;保险部门按规定要在治疗后经审核再支付医疗费费,因此,未待治疗先有纠纷的现象时有发生。

正是由于如此繁琐的急诊流程,不少发生了工伤的职工错过了最佳医治时间,成为残疾人,朱玉成知道后,十分忧心。

“工伤断指,断手最多,但如果抢救及时,断指是可以接活的!这种事分秒必争!怎么能因为钱,耽误了一个人的前程?”向记者说起这事,朱玉成仍然激动得止不住地摇头。

一连串的惨剧重重地击打着老朱的胸膛。看到外来务工者的不幸与无助,他有说不出的憋闷和难过。“多少人成了残疾,看着心痛哦!”朱玉成说。

一心想为职工实实在在做点什么的朱玉成,就此将目光放在了解决职工工伤急救的难题上。他带领安吉县总工会深入调研,最终制定了“先救治后付费”的工伤救治“绿色通道”。

该项目规定,企业在护送患者前往医院时,凭单位的入院介绍信和患者身份证,可直接办理住院手续,然后在48小时内视患者病情缴费。

与此同时,为确保工伤职工都能够得到及时、快速救治,减少因延误救治造成不良后果,县总工会要求各签约医院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,指定专门部门或人员负责工伤救治的具体联络,及时向各级工会提供工伤职工的相关信息,同时还进一步扩大“绿色通道”覆盖面,重点组织规模以上的企业和高危作业企业加入“绿色通道”。

在具体实施过程中,工会也积极主动做好后续工作,一方面协调医院与签约企业工伤职工之间发生的医患纠纷,督促医院按协议提供服务;另一方面督促企业,按协议及时支付医药费,真正发挥好“绿色通道”的作用。

一辈子的恩情

“绿色通道”一经推行,便收到了良好的效果。自2009年以来,安吉县企业与医院签订职工工伤救治“绿色通道”协议610家,目前,仅濮氏骨科医院实行“先救治后付费”的工伤职工已达1000人以上。

“平时生活没什么大问题,就是干不了重活。不过,能保住手我就知足了。”从重庆来安吉打工的农民工李安林,是“绿色通道”的受益者之一。他手里端着杯子和记者聊着天,在他手腕上,一道触目惊心的伤口无声地讲述着4年前的惨剧。

2009年,初到安吉的李安林,在一家竹制品加工厂找到了工作。每天,他要站在机器前,将粗细大小不一的竹子切割成需要的形状,李安林很快就熟悉了这份工作,做得愈发顺手起来。

“做熟了就是凭感觉,什么样的竹子要切成什么形状,心里有数,眼睛跟不上手里的动作。”李安林回忆起那些日子,笑呵呵地对记者说。

这份工作李安林很满意,不用“出大力”,工资也不错。工作之余,他开始考虑,过年回家该给孩子买些什么礼物?是不是该把妻子叫过来一起上班?

“那时候就想着,攒几年钱回去盖新房,叫村里人都羡慕。”李安林说。

但天不遂人愿,李安林没有想到一场灾难已经离他越来越近了。在一个平常的日子里,他一如往常地打卡上班,站在机器前面切竹子。惨剧,也从这里开始了。

“也不知道咋个弄的,人还没反应过来先看到血喷出来了。再一看,老天!我的手咋个掉了哦!疼,也不知道咋个讲,好像是疼到都不会疼了。”说起那场惨剧,李安林至今仍心有余悸。他告诉记者,工伤发生后,同事马上驾车送他去医院。一路上,他意识越来越模糊。到了医院躺在急救床上,

他心里闪过的最后一个念头是,“完了,以后我成废人了,家里怎么办?”

后来发生的事,让李安林感念至今。他再醒来时,迎来的是同事欣喜的目光。同事告诉他,手接上了!

原来,得益于工会推行的工伤救助“绿色通道”,医院在没有收到医疗费的情况下,及时为他做了6个小时的手腕再植手术。

两个月后,李安林伤处恢复得越来越好。此时,安吉县总工会主席朱玉成赶到了他的住处看望他,见到朱玉成,李安林扑通一下跪下了。热泪盈眶,只为了感谢眼前的恩人。

“我一看见他那个样子,眼泪就忍不住要流下来。”时隔多年再回忆起这段往事,朱玉成眼眶仍有些泛红。

“职工们太苦了!出来打工是为了挣钱,不小心发生工伤,要治病不说,万一落下残疾,以后的生活都是问题。那天看到李安林,我就知道我们做对了。”朱玉成感慨道。

特殊的急救箱

“做完‘绿色通道’,我们发现还有问题。几乎没人知道断肢之后第一时间怎么处理,很多人因为处理不当,影响了后来的治疗和恢复。合理的保存断指是保证‘植活’的先决条件,如果保存得当,运送及时,能够提高手术的成功率。”“绿色通道”见效了,但朱玉成并不满足。他开始琢磨,怎样让工伤职工恢复得更好。

采 访 手 记

采访朱玉成,记者感触最深的是,他人在实在。对职工实实在在在用情,为职工实实在在在做事。

记者听到一个小故事,去年冬天,县总工会张罗给环卫工人送温暖,将一批崭新的棉大衣,送到了相关单位。朱玉成专门嘱咐,当天就要发到环卫工人手里。

第二天一大早,天还没亮,朱玉成就上了街。他想看看,环卫工人穿着棉大衣怎么样?

谁知道上街一看,工人们竟然都没穿。这让朱玉成犯了嘀咕,怎么回事?他拉住一位环卫工人问,原来他们还没收到。朱玉成这下不干了,他心想,这么冷的天儿,昨天就送到的棉衣为什么不赶紧发到工人手上?

朱玉成琢磨着,既然原因出在一开始的急救上,那就从这儿想办法!

要急救,首先得有工具。为此,安吉县总工会向企业赠送了职工工伤“急救箱”,至今已送出500余个。

“这里面除了一般的急救用品,像酒精、绷带等,最特别的是专门放了个残肢无菌箱。”拿起一只“急救箱”,一家竹制品公司的工会主席李萍对记者说。

送了急救箱,还要送急救技术!紧接着,安吉县总工会联合医院,深入企业举办工伤急救知识培训讲课82场。

“都是座谈会一样,我们这些企业集中在一起,请医生给我们上课。”李萍告诉记者,经过这些培训,企业的工会主席们了解了好多知识。“比如医生告诉我们,不是污染严重的断肢,不需要用水冲洗。还有怎么上夹板,怎么装断肢,学到了很多。”李萍说。

讲起“绿色通道”推行5年来的情况,朱玉成显得很欣慰,“因为职工得到的保护是实实在在的。”就像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,“干工会工作,实实在在最重要。能实实在在让职工得实惠,就算咱们工会干得不错了。”

“接下来,我们工会要做的就是大力推广,让更多的企业参与进来。如果最终能让全县所有企业都参加‘绿色通道’,那因工伤残疾的职工,不就可能绝迹了吗?”54岁的朱玉成说。

(图版美术、书法标题 李法明)

到了上班时间,朱玉成第一件事就是弄清楚棉衣为什么没有发到环卫工人手上。原来,对方是想专门搞个活动,统一发放。

朱玉成生气了。用他的话说:“这么冷的天,你还专门搞什么没用的活动!赶紧发到职工手上才是真的!”

见他发了火,棉衣终于在当天送到了职工手里。第二天清早,朱玉成再一次天没亮上了街。这次他看到了环卫工人穿着新棉衣。

朱玉成对职工的感情,可见一斑。“工伤绿色通道”的先进经验,固然值得学习,而朱玉成对职工那份实实在在的、没有丝毫花哨的感情,更值得尊敬。

人,就是一个草民,干吗那么忙呀?现在有些人整天忙自己的事,可他整天忙活单位的事,操心别人家的事,一年365天总在为别人活着,你说他能不累吗?爸爸先后两次做了心脏搭桥手术,每次住院,他都在病床上安排采购、送货等工作,出院后的当天就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之中。这种人,不是天底下最大的傻帽儿吗?”陈立新始终对父亲的做法不理解。

2013年初,陈立新和父亲吵了一架,起因就是陈立新质问和讥讽父亲。最后,陈桥语重心长地说:“立新啊,你看问题的角度有些不对呀!社会上还是好人多。不能光看到父亲为别人奉献了,其实,几十年来,领导、组织和同事们对我、对咱家都很关心。1980年,单位只给了一个涨工资的名额,当时只有3%,20多年没涨级了,竟争得非常厉害。可是,单位的领导和同事们百分之百投票给我涨了工资;参加工作后,我年年被评为先进、标兵,2000年还获得天津市劳动模范称号。企业和工友们对咱不薄呀,咱可要知恩图报呀。再者说啦,谁家没有个难事啥的,我为人人,人人才能为我,人们相互关心,社会才会和谐,活着才有意义。”一席话,说得陈立新无语。

真正促使陈立新观念和认识转变的,还是在父亲去世之后。

整理父亲的遗物时,陈立新发现了两件物品与众不同:一是手机中储存的号码多达900余个,90%以上是经常联系的业务客户;二是一本“日历”,90%以上的内容记载的是明天或今天干哪些工作,昨天完成的咋样?还有,这两天该给谁家修门窗了,明天别忘了到谁家帮着操办婚事,等等。

陈立新终于明白了,父亲为什么整天这么忙、这么累,是因为他总在和时间赛跑。父亲曾经不止一次说过一句话:“人生的价值不在于地位高低、权利多少,而在于他对社会作出多少贡献。只有当你对社会、对企业、对他人付出爱心和善心时,人们才会记着你。”

最后0.1毫米

□本报记者张奎 通讯员任志强



“转辙机是列车借助道岔来实现变更行驶轨道的核心所在,如同人体的‘双脚’。我的工作就是负责检修这些设备,每次检修都需要经过拆卸、配线、组装等7个步骤。检修过程中任何微小误差,都有可能造成重大事故,所以0.1毫米的差错都不能放过……”

王丽华穿着黄色工作服,带着绝缘手套,身高1.80米,皮肤黝黑。他如数家珍般给记者解释维修转辙机的过程。

早在2005年,刚调入呼和浩特铁路局包头修配工区担任工长时,有着17年信号工经验的他,看着被拆得七零八落的转辙机还是头皮发麻。

已经39岁的王丽华开始硬着头皮当一个“超龄学徒”。那段时间,他每天守在工区,将转辙机拆了装,装好了再拆。不到半年,他就摸清了维修的每个技巧与关键点。

在转辙机检修的每个环节,都需要经过验收员、副工长、工长三级验收,最终合格的设备才能再回到现场继续效力。普通职工负责进行单项流水作业,而作为工长,王丽华则需要对这7个环节进行终级检验。验收时,面对工友,王丽华常常瞬间“变脸”。

一次作业,工友小王在调整手摇把与底壳距离时,比不超过0.5毫米的标准多出了0.1毫米,被王丽华狠狠地批了一顿。

事后,小王说:“仅仅是0.1毫米,都可以忽略不计了。就因为这点误差,他就不留情面批评我。不过,后来想想是我的不对。我们的职责就是给现场提供零隐患的设备,就像王工长经常说的,在验收过程中只有标准,没有人情。”

(漫画 法明)

木里矿的格桑花

□本报特约记者 邢生祥

在海拔4200米的青藏高原,生长着一种小花,当地藏族群众叫它“格桑花”。格桑花,在青藏高原极为普遍,它的花朵不大,静静地躺在草丛里,风越大越是迎风挺立。

青海义海公司木里矿区,有这样一群女工,她们与男矿工一样,克服高寒缺氧的困难,像格桑花一样默默守候在矿井上,王秀丽就是这样一朵美丽的格桑花。

“我从中原老家离家千里来到高原,无论多么艰苦恶劣的环境,只要男人能完成的任务,我们女人同样能高质量完成。”44岁的王秀丽从骨子里透出一个成熟女人的干练,24年来,王秀丽从来没有脱离过配电工作。

由于木里矿特殊的地域性质,从事配电工作的大都是半路出家,班组成员素质参差不齐,王秀丽就从配电工最基本的操作规程和应急知识入手,手把手地为全班传授配电技能。

“我们不远数千千里来到高原,就是为了把工作干好,拿一份工资养家糊口。只要班组成员都掌握了操作的基本技能,单独能对故障作出准确判断和处置,那么,我的工作也就干好了。”王秀丽说。

■劳模写真

儿子问父亲:“为别人活着,您不觉得累吗?”父亲去世后,儿子得到了答案……

迟来的理解

□本报通讯员 成燕 刘振强

2014年5月2日,陈桥因胰腺癌去世。

大港油田物资供销公司港骅分公司办公楼大厅,黑板上工工整整地写着“怀念战友陈桥,弘扬劳模精神”12个字,看到陈桥的遗像,从大厅走过的同事都难免会心有所动。

59岁的陈桥,是天津市劳模,再有三四个月他就要从工作了36年的大港油田供销公司退休了。

2013年12月底,陈桥接到滨海设计院求购80吨无缝钢管的紧急电话,对方要求将这批钢管赶快送到港二道沟防腐厂,说当天下午就进行防腐处理。

和往常一样,陈桥一分钟都没耽搁,开着皮卡槽子车赶赴港内接货、验货,14点40分,他的腹部剧痛起来,汗珠从脸颊上不停地往下淌,人们要送他去医院,他却死死地抓着方向盘不撒手,“我这是多年的老毛病了,先趴在驾驶室歇一歇,过一会儿就会好的。”忙活到天黑他才回家。后来人们才知道,陈师傅的“老毛病”,其实是胰腺癌发作了。

“弟兄们想念你”

“陈桥是带着遗憾和留恋走的。”同事回忆,陈桥去世前的春天,他刚刚出院,身子很虚弱,可他每天还是照常工作,听到有人劝他休息,他总是回答:“我都快退休了,干一天少



一天,多干一天赚一天。”

一位同事因为感冒要到医院输液,陈桥硬是拖着病弱的身体,每天两次开着皮卡车载送他去医院,一个星期过后,同事的感冒好了,可他看到陈桥明显消瘦和虚弱了,“早知如此,我说啥也不能让他送我去医院呀。”这位同事现在只剩下后悔了。

这些年,陈桥一直负责井下二修井材料、设备的供应业务,他虽然不是二修井的职工,但就像亲哥哥一样处处替修井的弟兄们着

想,说话算数,敢于担当,于是,二修井的弟兄们都亲切地尊称他为“陈大哥”。

老师傅贾建民回忆,多少年来,无论白天黑夜,只要是修井需要,“陈大哥”总是随叫随到不误分秒,他开着那辆皮卡槽子车,总是在第一时间将材料设备送到井场。“今年春节后的一天,我给陈师傅打手机,请他为一口正在上修的高产井急送一团钢丝绳。听到电话中他那有气无力地应答声,我还以为他正在开会

呢。不到半个小时,由他的徒弟开车把钢丝绳送到了井场。经打听才知,他正在住院,他是带着重病安排徒弟为我们送货的。”

陈桥出院后的第二天,人们到办公室探望“陈大哥”,见他眼窝深陷,脸色蜡黄,肚子鼓得像个大气球,本来魁梧的身躯瘦得只剩了一把骨头架子。他被病魔折磨成这副模样,仍然坚持统计货单、核实数据,见此情形,大家都心疼地流下了眼泪。

迟来的理解

“从怨恨到理解爸爸,我经历了人生最痛苦的过程。”36岁的陈立新泪流满面地讲述着他和父亲的故事。

在陈立新心里,父亲似乎从来没有疼过他和妈妈,甚至对自己的孙子,爷爷好像也没有真正地疼爱过。

陈立新说,这些年,母亲因为患脑梗行动不便,父亲担起了全部家务,并且在港骅矿区租了房子,这样照顾母亲和上班都方便多了。可是,父亲在做菜的时候,总是喜欢炖一大锅土豆、白菜、萝卜、茄子之类,起初陈立新总以为父亲好这口,后来慢慢明白了,他是舍不得将时间浪费在做饭烧菜上。

“这些年我始终想不通,一个普通工